

独家授权
首次推出
玉翎燕武侠小说系列



木剑惊鸿

(台湾)玉翎燕著

(台湾) 玉翎燕著

木剑惊鸿

(上)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容提要

一位神秘的“疯女”，寄住海慧寺长达十年，她就是横遭灭门之祸的金陵镖头戈平之女——戈易灵。一把神奇的木剑，凝结着一段非同寻常的故事，它就是老方丈赠给戈易灵的临别礼物。

十年磨难，戈易灵练就了一身武艺。她仗剑独闯江湖，寻觅仇人，又陷入在一场杀机四伏的骗局之中。原来戈平并没有死！为了反清复明大业，他忍辱负重，遁迹江湖。清廷正追杀他，仁人志士也在寻找他，而易灵就成了诱使他露面的唯一线索。于是一场场斗智斗勇的生死较量接踵而至……

本套玉翎燕武侠小说系列，是作者从自己大量作品中精选出来，授权本社，首次在大陆独家出版的。

目 录

第一章	十年幽禁	半日泪痕		(1)
第二章	万里寻仇	一波三折		(18)
第三章	恩怨难分	何来顿悟		(34)
第四章	有婿不才	险又失足		(58)
第五章	一念回头	自获天佑		(85)
第六章	除夕惊恶客	井陘见故人		(125)
第七章	有情甘受险	无隙为双钩		(152)
第八章	沉疴滞倒马	病愈困情障		(207)
第九章	性傲成佳偶	义重报遗孤		(280)
第十章	双骑走边塞	一剑了前仇		(330)
第十一章	何故双遁隐	生死成谜团		(387)
第十二章	卖剑为钓饵	弄假险成真		(441)
第十三章	上蔡遭厄运	河间了真情		(494)
第十四章	相见不相识	孤女觅双亲		(547)
第十五章	南湖叙烟雨	木剑杳惊鸿		(601)
第十六章	同心弥六合	大业照千秋		(684)

第一章

十年幽禁 半日泪痕

越过龙背山，穿过小池塘，再转过两个山角弯，迎面是一块平地。在这块方圆数亩的平地，四周种植着浓浓的翠竹，和高高的丹枫。

现在正是秋天，但见一片起伏的翠绿波涛之中，点缀着簇簇鲜红。在这翠绿鲜红丛里，隐约但见红墙绿瓦、高喙檐牙，是一座占地颇广的寺院。

这天，早课方毕，突然钟鼓齐鸣，而且历久不绝。

数百名寺僧，在一阵惊愕之后，纷纷披着袈裟，循序进入大雄宝殿，八十一岁的老方丈知本大师，已经合掌端坐在法座之上，垂眉阖目，法相庄严。

钟鼓声止，金铃玉磬，清音悠扬，宝殿上一片和南，少时归于一派肃穆。

将近三百多僧众，大家都是合掌低眉，跌坐在蒲团之上，没有一个人发出一点声音，只有偏殿檐角的铁马风铃，被萧萧的秋风，偶尔带来一两下叮当的响声，越发点缀出这偌大的宝殿，那一份空荡与那一份肃穆。但是，每一位僧众，在心底都有一个疑问：“老方丈将我们召唤在这大雄宝殿上，到底为了什么？怎么又沉默不说话？”

大雄宝殿的空气似乎是凝固了，时间也过得特别慢，一

炷香的时辰，使静坐的僧众，感觉到是那么悠长。

这时候，一顶蓝布小轿，停在山门之外，轿中走出来一位中年妇人，蓝布衣裙，举止端庄，脸色凝重，缓缓地走进来，隔着数十步，远远地朝着大雄宝殿跪下，恭恭敬敬叩三个头。

大雄宝殿传来老方丈知本大师的声音：“施主不必多礼。”

中年妇人依然跪在那里，双手合十，答道：“弟子感谢大师慈悲，衷心顶礼，没齿难忘。”

“阿弥陀佛！佛祖慈悲。”

“弟子静候大师法旨。”

“十年之约，骨肉连心，做母亲自然不会忘记。十年岁月，老衲以风烛残年，总算不负故人之托。”知本大师转过头，对着监寺知百大师一点头，监寺便从蒲团上站起来，朝着管塔的塔头吩咐：“拿钥匙，随我来。”

这样轻轻的六个字，立即引起大殿上的僧众震惊与猜疑。无论是久居海慧寺的僧人，或者是刚才挂单不久的行脚僧，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海慧寺后骨塔之旁，有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栅门终年深锁，里面幽禁了一个疯癫的女孩。没有人知道这个女孩是如何在这里的，偶尔有僧人去扫塔，隔着那粗粗的栅门，还有那巨大的灌汁铜锁，伸头张望一下，看到的是一头蓬乱的长发，一张肮脏的脸，和一身破烂的衣衫，大家都是匆匆地一瞥，掩鼻而去。

岁月的流逝，疯女孩一天一天地长大了，可是给予海慧寺的僧众，却是一天一天的淡忘了。

没有人想到这个疯女孩是怎么活过来的，更没有人想到这个疯女孩未来将是如何了局！

今天，监寺分明奉了老方丈的法旨，要塔头拿钥匙，是开启那锁了十年的栅门吗？是要将那个疯女孩交给这位中年妇人吗？既然有亲人下落，为何十年无人闻问？

这一连串的，甚或还有更多的问题，盘桓在僧众的心中。

“阿弥陀佛！”一声悠长的佛号，收敛了众僧驰骋的心神。老方丈沉滞凝重的声调，缓缓地说道：“有一件事，老衲忍藏了十年，今天要告诉你们大家。”

一阵脚步响，监寺领头，塔头在后，中间是一个浑身衣衫破烂、满脸泥垢，而且臭气四溢的人，一行来到大殿。大殿上立即低低响起细语。

“是她！疯子！”

是疯子吗？看她来到大殿，先朝上礼拜佛祖，然后长跪在老方丈的面前，清清楚楚地说道：“十年掩盖，十年教诲，来生结草衔环，无以言报。”

声音清脆悦耳，说话条理分明，这是疯子吗？

大殿之外，中年妇人冲进来，解开手中携带的小包裹，抖出一件墨绿色湖水皱的大氅，包住那破烂得几乎露体的身子。随着大氅的抖开，一股浓郁奇特的香味，盖住了那刺鼻的恶臭。

中年妇人紧紧搂住对方：“易灵！我儿！”

裹着大氅的女孩儿，污垢的脸上，留下两道泪痕。微向下撇的嘴角，透着过人的冷静。她低低地说了一句：“娘！老方丈有话要说。”

老方丈又低低地宣了一声佛号，点点头，似乎有一分叹息之意。这才说道：“十年前的一个深夜，海慧寺来了一位不

速之客，带着他八岁的女儿，这是他唯一的掌珠，请求老衲收容。这位不速之客是老衲忘年方外之交，如今面临大难，他将唯一的女儿托付老衲，于情于理，无法拒绝。”

跪在大殿上的中年妇人哭泣了。

老方丈叹息一声，接着说道：“老衲深知，这一诺之后，就是一生的是非，但是，一念同情，便无由后悔。老衲接受了这位忘年老友의 托付，相约十年，老衲要还他一个完整无损的女儿。”

那个身裹大氅的女孩儿家，跪在地上磕头说道：“何止是完整无损，而是恩比天高，十年教诲，耳提面命，文学武功，虽然晚辈生性鲁钝，受益依然良多。”

老方丈宣着佛号，说道：“小施主！你是聪明过人的，八岁娃娃寄身在山寺之中，知道以疯癫保护清白，因此，你换得十年幽禁，也换得十年老衲每夜面授文事武功，这是老衲私心的一点补偿，谈不上恩惠，更没有师徒之谊。十年的秘密，今朝一旦揭开，老衲要让天下武林知道，收养藏匿戈易灵的，只是老衲知本一人所为，与海慧寺任何僧家无关，不要让这佛门清静之地，搅进武林恩怨。”

中年妇人叩谢再三，说道：“戈家能有一脉香烟未绝，都是大师所赐，先夫九泉之下，也是感谢不尽的……”

突然，山门外一阵哈哈大笑，说话声如洪钟：“你休要谢得太早！”

声到人到，从山门之外，步履快捷地进来一个人。遮阳斗笠掀在背上，浓眉环眼，落腮虬须，势如奔虎。他在大雄宝殿一站，戟指着老方丈：“老和尚！你是个出家人，不应该搅进是非恩怨。”

“阿弥陀佛!”

“念佛已没有用，老和尚！你要为自己的愚行，付出代价吗？”

他反手一探，从遮阳斗笠里面拔出一柄弯刀，蓝汪汪闪着寒光。

戈易灵姑娘一声叱喝，手里大氅刚一旋飞，身形尚未扑出，从旁边闪电伸一只手，拦住姑娘，那手掌箕张，正好罩在前胸致命的“七坎”大穴上。

“乖女儿，你还是乖乖不要动吧！”

戈易灵姑娘一怔，一声“娘”字还没有叫出口，老方丈却朗声说道：“施主！其实你走进山门，老衲就已经知道你不是戈平的夫人，虽然你外貌很像，你却不晓得老衲与戈平戈施主之间，有一项信物作证。”

虬须汉子喝道：“老秃驴！你害我们找了十年，好不容易今天找到了？还有什么废话可说。”

一个箭步，弯刀一晃，削向知本大师右肩。

知本大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只见蓝光一闪，喷出一阵血雨，连肉带骨，削去一大片。

知本大师是绝对可以闪躲得开的，可是，他非但没有闪躲的动作，似乎连闪躲的意思都没有。

虬须汉子收刀之后，他怔住了。

中年妇人也怔住了。

他们断没有想到会如此轻而易举地了结了知本老和尚，但是，这一瞬的怔住，戈易灵姑娘反掌如飞，拍开中年妇人，人如飞鸟投林，扑到知本大师身边，抓起袈裟，按住伤口。

老方丈脸色煞白，嘴唇发乌，却带着一丝笑容，是那么从容地说道：“这刀，是喂有剧毒的。”

戈易灵姑娘浑身一震，但是，刹那间、一股杀气上冲，她刚一回头，就被老方丈叫住：“小施主，老衲当年接受令尊托付之日，就已经准备有这样一天。”

老方丈的脸色已经开始变黑，他仍然是那么和缓地向着虬须汉子说道：“老衲以风烛残年，换得你消除一口怨气，你应该可以去了。”

“难道你还要血染这佛门净地不成！”

虬须汉子呆了一下，顺起弯刀，朝着中年妇人看了一眼，低喝道：“咱们走！”

中年妇人嘴角流着血，她被戈易灵一拍成伤，是她没有料到的。心有不甘地问道：“这丫头呢？”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好吧！咱们走。”

两个人走得极快，扑出山门，消失无踪。

戈易灵姑娘几度要起身拦阻，老方丈的眼神，似乎有一股力量，留住了她。

老方丈迟缓地说道：“小施主！十年磨练，你的成就是超人的，唯一让老衲放心不下的，便是佛家所说的慈悲为怀，也是儒家所说的仁恕之心。”

“师爷爷！……”

“小施主！你的杀心太重呐！”

“师爷爷！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冤仇宜解不宜结，小施主！冤冤相报，何时得了？千万记住老衲这一点临别赠言。”



监寺知百大师左手提着一个小小的黄包袱，右手拿着一柄短剑，双手递给戈易灵。

“师爷爷!”

老方丈没有再说话，他坐在血泊里，就这样圆寂了。

大雄宝殿上响起一阵佛号，无限祥和，替代了方才那一阵暴戾之气。

戈易灵姑娘松开双手，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污垢的脸上，看不出她的表情是哀伤！是迷惘！还是虔敬！

她站起身来，一昂头，朝山门外走去。

“小施主请暂留步。”

监寺知百大师左手提着一个小小的黄包袱，右手拿着一柄短剑，双手递给戈易灵。

戈姑娘接过来，掂了一掂：“盘缠、兵刃，师爷爷的恩情，只有期待来生图报了。”

知百大师面色庄严地说道：“方丈师兄说过，这是小施主十年苦难所应得的报酬，谈不上恩情。”

“那是师爷爷说的，不是我的心里感受。尽管他连授艺之情都不承认，口口声声称我作小施主，我仍旧称他作师爷爷。”

“既然小施主如此铭记方丈师兄的恩，就请小施主一并记住他的临终赠言。”

戈易灵垂下了头。

“除了父母之仇。”

“阿弥陀佛！但愿小施主常存此一念善心，福祉无边。请小施主拨开这柄短剑看看。”

剑身出鞘，没有声音，也没有光泽，只是一柄白杨木削制而成的木剑。

“木剑在身，善念常存。小施主，请吧！”

戈易灵姑娘注视着手中木剑，半晌无语，慢慢地她转过身去，望着已经走进山门之内的知百大师，轻轻地说了一句：“木剑在身，善念常存。可是……”

她还剑入鞘，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离开了海慧寺，远离了她终身难忘的地方。

秋高气爽，枫叶喷红，这景色、这气候，此刻都不属于戈易灵的。一身仇恨，满心疑问，还有十年幽居如今一旦终见天日的感怀，都比不上她一身肮脏、满头臭气使她急于解决。

转过山角弯，隔着一丛芦苇望过去，是一条小河，沿着河流绕过一处坳口，一片古桤垂柳，拥抱着—处清澈如镜的水塘。垂柳落叶已尽，剩下千缕红条，闪摆如丝，倒映在清澈的水塘里，真是一幅奇景。

戈易灵四顾荒野无人，便走到老柳树的根盘之旁，放下包袱，搁下木剑，跃身到水塘之内，再脱下身上破烂成片的衣裳，尽情地洗个痛快。

秋水是凉的，当她觉得有一分寒意的时候，才想到那包袱软软的，除了盘缠之外，想必还有衣服。正当她拧干湿衣，欲待上岸，突然看到有一个人远远地走过来。

这里不是交通要道，不应该有人到这里来。戈易灵缩身入水，就在水里穿上那身破衣。就在她露出水面的时候，那人已经来到水塘旁边，拾起包袱，拿起木剑，带着几分邪气的眼睛，盯着戈易灵，带笑非笑地点点头，掉身扬长而去。

戈易灵姑娘勃然大怒，从水中一跃而起，正要追赶，她又停下脚步，羞得满面通红，立即又翻身回到水塘之中。因

为，那一身破衣水淋淋地贴在身上，简直就好像是没有穿衣一样。

姑娘急了，站在水中叫道：“把东西还给我！”

那人走得并不快，但是，他听若未闻。

姑娘大声叱喝：“强盗！”

在这样的山野荒郊，慢说是叫一声“强盗”，就是敲锣捉贼，恐怕也没有人响应。

但是，事有凑巧，就在戈姑娘这一声“强盗”喊叫之后，从山坳处出现一条人影，来势疾若鹰隼，身形停住，正好拦住去路。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动手相搏。

抢东西的人，拳脚不俗，步眼灵活，出手如风。可是拦住他的人，仿佛还要高出一筹。转眼几招过去，那人一抬右脚，疾如闪电地踢出一招“鸡心腿”，只听得“砰”地一声，对方滚出七八尺开外，挣扎起来，一溜烟跑了。

戈易灵看得精彩，忍不住喝了一声：“好！”

因为“鸡心腿”是一招最具功力的攻势。拳经上有说：“鸡心出现，百物不见。”踢“鸡心腿”的人，必须抬右脚至胸口，然后笔直踢出，快速、准确、力猛，当者无不披靡。

姑娘忘情地喝了一声彩，那人转身来望着姑娘点点头，从地上拾起包袱和短剑，走到水塘旁边，问道：“这些东西是姑娘的吗？”

戈易灵赶紧缩身到水里，这才看清楚来人，二十多岁，武士装束，内着排扣劲装，外披大氅，肩头露着剑把，洒一络黑色流苏，在脑后飘动。剑眉星目，是一位十分英俊的年轻人。

戈易灵微微一点头说声：“多谢！”

“其实我要谢谢姑娘方才那声赞美。”这句话换过旁人，很容易流入轻佻，但是出自他口，显得是如此诚恳。

戈姑娘的脸上不觉一热。

“姑娘是位高手！”

“胡乱学过几天。”

“姑娘谦虚。只是在下不明白，有人抢走了你的衣物，为何不追，姑娘能识得鸡心腿，自是高人，对方绝非敌手，为何……啊！失礼得很。姑娘请换衣服，在下暂时回避，少时再来请教。”

他不等戈易灵说话，便匆匆地走去，转过山坳，不知去向。

戈姑娘等了一晌，才跃上岸来，打开包袱，果然有一套新衣服，她心里着实感动了，老方丈为她设想得如此周到。急急忙忙换好衣服，正在揉搓着一头水淋淋的长发，那个年轻人从山坳那边，牵着一匹马，慢慢地走过来。他一来近前，站在那里呆住了。

戈姑娘奇怪地问道：“你是怎么了？”

年轻人仿佛回过神，尴尬地笑了笑：“姑娘！你愿意听我说老实话吗？”

“老实话人人愿意听。”

“你实在是太美了，你的美貌，使我一时神往。”

“这就是你的老实话？”

“字字真实，姑娘千万不要认为我是轻佻之言。”

戈易灵生活了十年暗无天日的日子，白天装疯，黑夜全心练功习艺，除了老方丈和监寺知百大师，她几乎没有人跟她讲过话，更没有人赞美一个浑身脏臭的女疯子。今天是她

第一次听到一个陌生的男人，赞扬她的美貌，听在耳里，是一种奇异的感受。

她可以走到老柳树的根上，对着清澈的水塘照一照，但是，她没有这么做，只是冷冷地低着头，收拾那一堆破衣服，拧干了包起来，她舍不得丢弃，这些破衣服，代表了她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年轻人见她没有答话，自觉没趣，讪讪地说道：“对不起！姑娘！是我失言失态了。萍水相逢，总算得是个缘字，他日姑娘能有机会路过河南上蔡，务请光临骆家堡，让在下一尽地主之谊，再见了，后会有期。”

戈易灵心里一动，连忙问道：“你是上蔡人吗？”

年轻人正待拉马离去，听到一问，立定身子点点头：“世居上蔡。”

“尊驾既然世居上蔡，而且武功又自不凡，想必这武林中人物，都是耳熟能详了。”

“姑娘要打听人？”

“戈平。”

“哦！戈平戈大爷。住在上蔡的人，没有不认识戈大爷的，武功、人品、声望，都是第一流的。但是，可惜得很，苍天无眼！”

戈易灵心里一跳。

“为什么让你可惜？”

“戈大爷全家遇害了，真是惨极了。”

戈易灵身子晃了一下，但是，她仍然十分镇静地：“什么时候？”

“大约是在两年以前。”